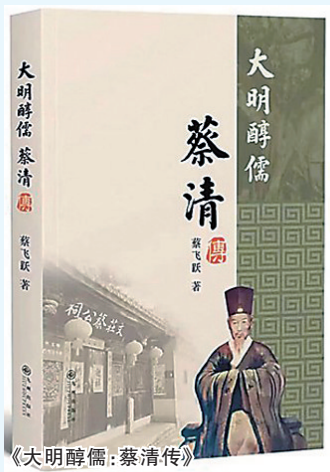


清辉如茶 醇韵似酒

——评蔡飞跃新著《大明醇儒：蔡清传》

□ 王 干



蔡飞跃作为泉州市作协主席，一直致力于泉州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书写，留下不少值得品味和回味的散文作品。他最新的长篇传记《大明醇儒：蔡清传》，是首部为一大儒蔡清立传的大书，用26万字篇幅，全方位展示了蔡清这位泉州杰出英才的生平事迹、学术成就、人格魅力和后世影响，同时也是一本研究明代“清源学派”开创者蔡清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。为一代儒学大师立传，对一般作者而言，如面对一座学术高峰，可能力有不逮，蔡飞跃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完成了这个艰巨任务。

泉州历史人文深厚，2021年，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是最好的证明。我到泉州多次，对这里的风貌和美食印象深刻。我一直认为，美食，是一个地方物产丰富、社会富庶、文化昌明、百姓幸福的结晶，离不开大自然的馈赠和太平生活的积淀。但就地理方位而言，泉州偏居华

夏东南，为什么一度成为世界海洋贸易的枢纽中心？无论经历多少变迁，泉州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步履从未中断。到底是什么在护卫着泉州？我曾思虑良久，但不得要领。

读了《大明醇儒：蔡清传》（九州出版社）之后，我才若有所悟。在这部传记里，作者简约、清晰地梳理了蔡清的理学思想要点，通俗、晓畅地总结了一代醇儒滋养后人、泽被后世的功绩。尽管是一部文学传记，但传主是“清源学派”创始人、享受“从祀孔庙”待遇的大学者，他有哪些观点超越了前人，又有哪些思想哺育了泉州的后代子孙？对一部文学传记来说，不可能写成高头讲章，也没必要条分缕析，需要作者用宏阔的眼光展示传主的家国情怀，办学育人、著书立说的不朽业绩，这部传记显然做到了这一点。同时，能不能精准把握传主开宗立派的重要观点，并予以阐释、弘扬，又考验传记作者的眼光、胸襟及学识。在这点上，作者也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全书从开篇到终章，始终紧紧抓住传主一生治学贵在创新、施教贵在创新、著述贵在创新这个主线，为我们塑造了蔡清勇于冲破窠臼，追求自强不息，引领教化后人的名儒形象。读完此书，我会体会到，蔡清思想的核心是他的“天下观”，而这“天下观”，才是启迪、激励泉州后世子孙的“精气神”，并滋养、造就了今天泉州的民风民情：“以笃实信天下，以大节竦天下，以器量包天下，以学识周天下，以规模驾天下，以实才献实事业副天下。”

作者历时三载，披阅蔡清资料上千万字，足迹遍及蔡清曾驻足的大街小巷，当面访谈蔡清在世后裔子孙，才完成了这部沉甸甸的传记。这部传记可视为蔡清思想的“现代版”，也是五百多年来研究蔡清学说眼光的集大成者。读过之后，人

们自然会恍然大悟：蔡飞跃通过这部用心用情用功撰写的传记告诉我们，泉州这块土地孕育了一代又一代蔡清这样的知识英才，他们求学求真、教书育人、人仕理政，推动泉州一代代人与时俱进；也是一个又一个的蔡清，著书立说，开宗立派，培根铸魂，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独立的思想、自由的灵魂、奋斗的精神和追求幸福的动力。蔡清们进取、向上、扬善、崇美的思想光辉、人格魅力，一直照耀着泉州这片土地。

在这部传记里，除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儒学理论外，作者的文笔才华也得到发挥。蔡飞跃用散文化的语言，生动、详实记叙了蔡清自幼及壮的求学之路、成长之路。作者写蔡清刻苦读书，四处求学的经历，线条简洁，通过一个个故事、一个个细节，甚至一处处景物，来展现一代宗师的成长过程与学养积累。这些描写，画面感强，如写少年蔡清随父亲游东湖，在湖畔植物、天空飞鸟和大榕树下感悟先贤事迹、名言大义，带入了作者自己的情感，阅读起来非常顺畅。在讲述蔡清成长历程时，书中两个细节令人印象很深，一个是蔡清尊敬自己的老师，从少年到成名再到成为学官，始终不忘师恩，为后代子孙树立了榜样；二是他从少年时代一直致力于寻找流落在外的表兄，几十年不辍，这对展现大儒的内心世界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。再如蔡清第一次庭试落第，从北京步行返乡，心情的沮丧、行路的艰难可想而知，但很难叙述。作者由北至南选取了几处景物进行素描，于细微处传递了传主的心绪，构思巧妙。

主人公蔡清明月清风的人格光辉，像清茶一样清澈明朗，作家富有诗意的文笔韵味浓郁，陈酒般飘香，二者互为表里，让《大明醇儒：蔡清传》成为了解儒家学说和泉州史志的有益读本。



文学作品，始终兼具书写与言说两种面向。前者指向作者创作，后者指向读者接受。任何读解评价，都是对书写的言说，然而作家的言说却有时缺席，文学访谈的意义就凸显出来。我概括为：打破独白，回归现场，导向问题。傅小平的《一米寂静》实为当代文学的探访游历，通过对话勾勒16位作家的精神肖像、创作版图。好的访谈犹如翻开魔术师的表演道具，其中包含人生和作品的“戏法”。

文学对话是“破门而入”后的“短兵相接”。放下客套，深准稳狠，直入创作命门，又是极高要求。它基于坦诚之上，是眼光、修辞、趣味和视野的统一。傅小平是理想的提问者，不虚美，不回避。书中每篇对话都基于小说细读，可谓一位评论家对作家的“在场评论”。直与勇的气性，尤为难得。他充满疑虑，抛出尖锐问题。张贤亮的创作力、创新性和突破力是否枯竭？“或许正因为小说人物没有原型，是你凭着想象‘编’出来的……我有一种印象：从总体上看，人物形象过于符号化。”傅小平也质疑《一亿六》叙述的离奇失真，“这种超乎寻常的构想，多少触及了社会伦理的敏感神经，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性？”

书名“一米寂静”暗示了等待回应的空隙，也是作家意欲辩驳前的静默时刻。它决定了成书后的风格——争论与辩白。“任何典型人物都有符号化的特点。你说的两个缺乏个性的人物，恰恰是我着力塑造的。”在提问中内置批评的情形，并不多见。谈话也引发诸多富于启迪的话题，如作家和小说家、虚构与非虚构、寻根与西化、现实与荒诞、当下与记忆的关联分野。“非虚构，在严格意义上也是虚构，至少是半虚构”，它可以转化为事实与“可知事实”的关联。“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，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，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。”

这些命题也揭示文学中看似异质，却辩证统一的要素。唯有比较兼容，方有开阔认知。越是形而上的虚构，越要写出现实的质感。“如果没有全球视野，没有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的充分汲取，这个本土的‘民族文化传统’也看不清，深入不了。因此，继承传统的意义，是我们重新发现和创造一个传统。”而此书更广的视域在于，不只聚焦世界、文本和作者三大中心，还从文学评论延展至文化研究、时代征候等面向。文学情怀取决于“你关切的半径有多大，对他人、对家国、对世界，有没有热情”。傅小平意欲还原作家创作生态、语境和传统。它自然形塑千殊万别的写作姿态：是游戏消遣，还是载道庄严。经典和娱乐不可偏废，“用经典打击娱乐，说对方太低级了；或者用娱乐打击经典，说对方太‘老’了，都是传统文学理论一根筋的后遗症。”

作家如何与传统发生联结，阅读的接受史，潜文本之影响史，又是如何？“《离骚》让我知道人生命运的苍凉和苍凉后的瑰丽。《山海经》使我知道了中国人思维的源头。”这类引入，使贾平凹故事摇曳，闲话弥漫，节奏从容。傅小平不只探访作家当下所是，还探求作家何以如此，它揭示作品的“生成”。如莫言“用轻松和幽默的笔调，写沉重、痛苦的人生，实际上是我从多年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经验”。马原更关切“人类永远的困境和命题”“我的作品就像那些耐看的女人，年轻的时候看着不年轻，老了也不显老”。

傅小平是胸中自有疆域的访问者。不同作家气象如文学地理，作品的源与流，乃是水文；风格的通与变，形同地貌。正如苏童所答，“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，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。”其核心是空间布置。访谈亦如此，修建广场庙堂，安放文学灵魂。傅小平在中西古今四维中调取话语，或比类参考，或抛引辐射。与《巴黎评论》作家访谈的楔引相类，对话之前对语境缘起的述评，如同一碗好面的“浇头”，是灵魂之钩玄。

《一米寂静》副标题谓之“当代文学对话录”，而非访谈录。这说明傅小平的志趣：主体性视角，商谈式交流和碰撞性交锋。它绝非一种反射回答，而是持有立场、锋芒锐见的“导引”。所谓问者激与荡，答者生与发。访问并非总是认同，而是期待思想的回声、观念的折返。

本版稿件据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

『对话』当代文学

□ 俞耕耘

纸上游海南

□ 胡竹峰

古人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从前慢，车、马、人都慢，读万卷书难，行万里路更难。所以古人说读万卷书，不如行万里路。路上多烟霞之气，纸页以此铺染，书香里会多些欣欣生机。自然天授，亦有学得处，胸中脱去尘浊，自然丘壑内营……随手写去，皆为山水传神。如今行万里路易，读万卷书不易。

明朝时，江阴有一徐姓巨富，高隐好义，性喜萧散，耽于园亭水木。富户生子三人，最是那次子心性随父，少年时便搜罗奇书，尤喜堪舆地理方志之类，悄悄藏在经书下偷读。稍长，即好出游，朝霞出而晚霞归，说丈夫志在四方，不能束缚一隅之地，当朝碧海而暮苍梧。其人生来异相，绿睛炯炯，有大名士见其眉宇烟霞气萦绕，称他为徐霞客。

二十二岁那年，徐霞客戴上母亲缝制的远游冠，离乡远行。足迹千里，心系一文，纳山河大地于笔墨纸砚中，录人文地理、风土民情兼及草木虫鱼，积三十余年，得六十万言，是为《徐霞客游记》。

受《徐霞客游记》影响，我少年时常做飞翔的梦，不知身在何处，恍恍惚惚，御风而行，在一片丹青水墨山峦间飘游。

有一日仰望高天流云，片片洁白如米糕，几欲腾空摘食。有一日掬一捧山泉在手，像是拾得块水晶。身疲力倦时，清风徐来，一阵通透，得了自然之力，精神一振。尘俗净尽，一心剔透如澄澈的溪流。

那日游，夜幕下星光如萤火，闪烁不定，漫天生机璀璨，是过去未见的星空。海水一片汪洋，无有边际，彻夜哗然，喋喋不

休。在船上遥望苍穹，日升月落，灿灿群星像从波涌里跳出来的。真怀念那样的情味。

来海南的日子，正是淮河与江南梅雨季节，躲开了那些潮湿，躲开了水淋漓的天气。岛上常常晴朗着，空中静静团着一朵朵云，有白色的，有灰色的，有黄色、红色、青色、褐色的，各有形态，过去从没见过这么多这么美的云。

在海南一座城一座城地走，写写山，写写水，看看花，看看草，忆旧或者憧憬。旧时月色潇湘，今朝风日大好。那么多飞禽走兽花鸟鱼虫瓜果花木让人惊奇，那是过去完全陌生的环境。尤其在海上，与世隔绝，思绪游离。面对茫茫水天一色，所谓名利都淡了，灵魂深处的角落也被冲洗干净，更远离了生活的鸡零狗碎。相对海洋之大，人是渺小的，放在更大的地域和历史背景中审视自己，个人的悲欢离合，不过如此。

《南游记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）是游记，每日有所行，每行有所见，朝夕行走，夜问心事，笔录所见所闻所思，每日一记。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山水心事山水情怀，下笔之际，却也希望能得古人日记文体之笔墨闲散，胸襟张开。

我喜欢读古人游记。《水经注》又俏丽又惊险，不仅仅是地理书，更是文学书。郦道元笔谈水道流向，记中国山川名胜及其历史沿革，博取众书以证，民俗风情、历史、神话、歌谣依水引出，文简意美，韵味悠长。《永州八记》上承魏晋风度，下启明清小品。柳宗元绝妙文辞，身世之感入了山水草木之思，得屈子楚辞



之血脉；哀怨之词也丰饶多姿，或蜿蜒清丽，或沉郁深刻，如龙马跃涧，筋骨毫发间都是曲张变化，都有精神纵横。地方志、风俗谈不论，行旅书写大抵不离博物求异与言志抒情两类，《水经注》《徐霞客游记》皆如此。郦道元是注经之心，徐霞客则见写碑之心，柳宗元有小品之心。

古人游记写得，我读其文，虽是纸上游，何尝不是心相，不是怀古。

陶弘景沉醉楠溪江奇山异水，苏轼痴迷承天寺的月光，张宗子湖心亭看雪。斯人有幸，得目睹山水奇观。山水有幸，得一知己千古斯文矣。明清人记游成风，大抵缘由在此。

三日何能知食性，一生未必解人情。海南，我知道的太少。南海，我知道的更少。

一个人读书多了，去的地方多了，更清楚认识到一己之微。读书与行走，让我安心平常，无论微小。读书成文，行走记游，大抵是著作人的积习，积习难改，索性随它。